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雜文

荀子辯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也

辯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惡矣又惡知惡之可矯而善之可為也矯性之矯如矯木之矯則是杞柳為楮捲之類也何異於告子哉弗思而已矣余以謂禮



義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矯其已習之惡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辯曰荀子過矣若如此論則是上之教可廢而下之學可棄也又烏用禮義為哉余以謂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就人之性惟人能就其性如此則與孔子之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辯曰荀子過矣夫奚物而不可學也赤子之性也不

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須左右扶持猶曰姑徐徐云耳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曰學而已也至於耳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視矣耳不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聰可以辯五聲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也夫奚物而不可學耶

荀子曰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然此

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偽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情之常也雖聖人亦不免矣至於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於其性也何反於性而悖於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無是性即無是行也烏有性惡而能為孝弟哉弗思而已矣

荀子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

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則瓦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欲行其實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則教行矣禮義之偽與作偽之偽有以異乎其無以異乎在人者必皆謂之偽則何事而不可言偽言情惡者將以貴禮義也今乃以禮義而加之偽名則是欲貴之則反賤之也矣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木而生器聖人因人而生禮義也何必曰偽

荀子曰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

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

辯曰荀子過甚矣何不顧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謂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謂仁者豈遂足用為仁哉其謂義者豈遂足用為義哉是在其養而大之也此所謂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以其不足於中而必求於外也安得曰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中而不求於外耶故人之欲為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資可為之質也何必待性惡而

後為善哉性惡而為善譬如搏水上山善而為善如水之流而就濕也火之始燃而燥也豈不順也噫荀子過矣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

辯曰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歸人倫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為天下也不然何以為天下聖王之興豈為性惡而已哉故性善得聖王則愈治得禮義則愈興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性善而得禮義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

可哉荀子過矣

荀子曰凡人之性堯舜之與桀跖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辯曰天下之性惡而已堯舜盜跖亦惡而已是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人性善也未嘗有一人性善其禮義曷從而有哉其所謂聖人者曷從而為聖人哉

荀子曰堯問於舜人情何如舜對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

辯曰荀子載堯舜之言則吾不知也至於妻子具而

孝衰於親則是妻子未具而嘗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則是嗜欲未得而嘗有信矣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則是爵祿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嘗無孝未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豈性之罪哉學荀子者以吾言為如何

四維辯

四維者何謂也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苟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為其說者為誰管仲也非其說者為誰子厚也以為廉不苟得恥不

從枉又以謂廉恥二者不得與禮義相抗列為四維
蒙以謂大不然二氏之論俱失之矣夫禮者何謂也
禮也者履也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
定民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由閨門而達
朝廷由朝廷而達天下得之則正失之則邪得之則
治失之則亂禮之義大矣哉義也者何謂也義也者
宜也行得其宜之謂也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柔
剛人道之有仁義義之義大矣哉廉也者何謂也可
取而取之可取而不取者有之矣可有而有之可有
而不有之者有之矣可進而進之可進而進者有

之矣可居而居之可居而不居者有之矣善莫大於
是惡莫大於是天子行之可以化天下諸侯行之可
以化一國卿大夫行之可以化其家士庶人如是何
憂乎邪侈淫僻何憂乎爭奪犯分何憂乎亂臣賊子
何憂乎德義之不興何憂乎刑罰之不措廉之義大
矣哉耻也者何謂也不仁則耻之不義則耻之無禮
則耻之不智則耻之不信則耻之耻不仁則將為仁
矣耻不義則將為義矣耻無禮則將為禮矣耻不智
則將為智矣耻不信則將為信矣彼能是我不能是
耻也彼不為是我為是耻也彼致其君如是澤其

民如是我不如是耻也彼功烈如是我不如是耻也耻之義大笑哉

辯習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習有善惡者何也物誘於外而欲攻於內也好惡之不正而邪情奸於其間也養之弗克則性之弗固也况未嘗一日而養之乎能自養者蓋鮮矣於是有君師之教禮義之化也所以養其性長其善而正其習也習不正則惡矣惡不已則其性汨而謂性之不善是何異於害其苗而謂苗之不長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苟無外物之

害則苗無不長矣苗之槁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養苗者必去其害苗者去莠惡其害苗也善養性者必去其害性者去惡惡其害性也見善則勉見不善則懼此所以去惡者苗之外物也然則性者善也習有善與惡也習久不變然後善惡定也卒而為君子卒而為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善習者雖瞽絲為父亦捨父而習他矣不善習者雖父堯子舜亦捨父子而習他矣性則善也習有善與惡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

侯生辯

侯生薦朱亥卒成其事亦足報信陵矣又自殺軀以謝公子於事何益故死生無輕重惟義之所在苟義有可死則生若鴻毛之輕苟義不可死則生若太山之重若侯生者烏得謂之義是不義也無乃將有激於後世乎亦已過矣

論兵

朝奉大夫胡公赴濟州太守過于山陽至于南郭即學官而見之且有問焉既卒其說遂及西戎荅曰四夷者中國之外患也而西戎最甚其故何邪以其所備者多故也關中之五路河東之四路皆所備也即

一路弗之備邪賊兵之所出者必其所弗備也其備如此則我師之勢常分賊兵之勢常合以其所合攻其所分此兵法之所忌也公曰然其方畧如何荅曰在問辨審問而明辨之繼之以精講則方略出矣以韓信之奇以累勝之師以敗軍之將猶且敬而問之此其所以無敵也蓋多辯者才也戰勝而好問者智也此信之所以奇乎公曰將有五德智為之首信乎孫子之知言也蓋以其書攷之圓深微妙諸子弗逮也此兵之難乎荅曰兵為最難其形有常而其變無常其甚者如猝風如猛雨如雷奔雲騰如逸群

鷲鳥從空而下如伏獸如攫豹怒虎忽起乎前忽起乎後或出乎左或出乎右於此之時意氣自若神色不動如坐乎戶牖之間簟席之上顧視裕然方且左右前後而應之也如此庶乎能制其勝矣以曹操之英而畏孫權以孫權而畏司馬懿以其用兵之變化有如鬼神也及至與武侯相持二百餘日懿終不敢決戰則必敗也蓋兵之難也如此公曰信乎兵之難也我且去矣子亦有以遺我者乎於是乎述兵之難也

策問

兵術之所恃者將也將之難乎其人久矣蓋勝有所不可必而才有所不全以司馬宣王之能不足以當武侯是勝有所不可必也以郭汾陽之寬厚李光弼之威略兩人皆有所短是才有所不全也然而歷代名將如此之衆才全而必勝者豈無一人乎我以傳考之其人為誰

古之學者能言之類據經辨道不牽於世儒期合於聖人而止其發為文辭敦嚴渾厚壁立壑起溫潤優游金光玉潔綽約者其指有餘辨博者不煩而肆如此輩其氣之所養心之所自得不蹈不襲是

之謂有本去古浸遠其風下衰學者既卑而親業
與夫長而從事皆誦當代之文諸家之集此李唐
諸公及以慨然發憤思有以革而變之也方今所
患何以異此如將復古之學貴乎有本使之自養
而自得之也其道何繇輔之以問辨終之以篤行
善之善者也夫學而弗行猶弗學也行其所學者
聖人之徒歟

天子之所與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士之所以
致業乎君致功乎民其道皆出乎其所學也如此
則上之取士不得不重重故有法士之所學不得

不重故亦有法上之所取者重有法故可與共天
下士之所學者自重有法故不負人之天下此所
以治而至於大治也夫五代之亂其法不足言自
隋唐而上至於炎漢其法可考有無得失究而言
之以觀所好

方今之患旱乾水溢亢陽之變屬在西北而饑饉荐
臻閔中為甚加之以師旅有司之臣日夜計議方
在用度不足至於救荒振饑民之所待而全活者
為之柰何嗷嗷赤子匍匐道路未知所之朝廷閔
憂側身西顧將欲援而出之滿中也而其術未獲

蓋聖王學問至於芻蕘即一日詔問諸生所宜之策二三子何以待問

世雖甚盛不可不講者兵也兵者國之大命也食者兵之大命也故雖趙充國之能而制勝方畧先議邊籙魏晉而下敵國聲勢皆以所積虛實為兵之強弱史氏所載可得而考也諸公亦常講之乎夫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故雖積粟藏鏹所在盈溢以漢武用之文景豐富掃地盡矣則李唐用度不足以制方鎮之亂者何足恠哉善戰不如安邊戰而後勝不如伐人之謀能取諸彼者不如保此之所

有此名將所以無功也古之人能如是其人為誰乎不如是不足為將之善者也

經者聖人之所以盡心也謹其始亦謹其終然其始易知其終難知是何也蓋書天子之事也終於文侯之命可也秦費二誓何以與焉春秋魯史也是諸侯之事也而書西狩獲麟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繼之魯頌又附之商頌何謂也易之為書也未嘗不戒故以未濟終焉而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乎至於二禮所

載終始不聞二三子考之各以詳對

古之所謂學者非浮文之謂也其所以蓄積而養之者凡皆為道也是非特為已也將以致之於吾君又將以措之於吾民也吾君從之耶是為無過之君也吾民從之耶是為無罪之民也有是道者必有是心古之君子皆然後之學者其孰能與於斯乎蓋史氏所載世有其人其詳可得聞乎如今董仲舒之得君黃憲之居官任使斯亦斯人之徒歟論者謂任昉過董生沈麟之比黃憲則二子亦其人也諸生以謂如何

古之善為兵者各以其書名家而三家者最著司馬穰苴兵之正者也孫武兵之有術吳起兵之應變者也三人者可謂能言不可謂之已試矣然其略亦有已試能取勝者乎晚有晁錯者其學雖不主於兵而善言兵事故其大指蓋若涉乎管子矣管子者可謂知兵也其亦可謂必勝之將乎

鬻海為鹽其利最博負海而居者世從其事其輕於犯法私置牢盆業已成俗而不軌逐利之人構成黨與數十百千自為一輩挾兵持杖白晝公行緩則為商急則為變此大盜之本也聖朝患之故為

之損上痛裁其價率以甚賤而制三歲之入所省
太半矣縣官用度勢有不給議者以為非便然一
歲之獄與夫告賞之費所省若干以夫若干所省
補其所亡太半亦足以相當矣若夫國之經費宜
有方略以佐當今之給諸生從事於學術久矣其
亦有說乎

宋有天下神規聖略以唐為監精兵悍卒萃於京師
郡縣之勢矯於方鎮根本固矣本末大小形勢甚
順然行之百有餘年所矯已過至於武備不講壁
壘不修池隍不浚郡縣之勢太弱守令之權太輕

自筮罪已上謹視其法有司所據議論堅定雖情
有可矜惡有已甚而罪不應者一切以律從事不
當讞而讞之猶且不敢而况行法外之刑乎故威
武不足以禦侮刑罰不足以沮姦非所以戒不虞
思患而豫防之也蓋聖人制法不能無弊唐虞三
代其弊皆然亦在所救而已也然則為之柰何

古者建侯啓國內自王畿外至於遠服各以其國大
小相維列為蔽扞所以內嚴京師示天下以形勢
也其盛則述職修貢四面而至玉帛充庭受天子
約束將命而歸於境內是為惠澤其衰則霸者用

事設為五禁尊王室而庇生民雖有強國畏威而服義故夏商用乂享國永年姬周卜世寔過其歷此封建之利也而諸儒論議所見不同究而評之孰得孰失

命說

命者何曰貴賤曰夭壽貴賤以德夭壽亦以德然而德者焉非獨命也故大德者必得其壽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無不得其壽者獨顏氏者不得其壽耳自四凶至於盜跖無不得其死者獨盜跖一人幸而免耳斯皆可謂之命也蓋有幸與不幸焉爾夫天之生物

也必因其才而篤焉故惡者天必厚其毒故盜跖雖壽不若速死之愈也故萬世之下言惡者曰盜跖而已顏氏雖夭顧其人見於後世如何是以萬世之下言德行者曰顏氏而已故顏氏雖死至今猶在夫得壽者孰大於是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雜文

代人求薦書

某官閣下仕而不得其志顛頓狼狽且將老於州縣者宜何如是必有待於上之人爾然上之人有可告者有不可告者可告而不告之非也不可告而告之亦非也嗟乎捨閣下而之他人是豈可不為非耶然而以卑瀆尊以賤干貴以不肖干賢某實有此三罪惟閣下不以某為狂然後敢畢其說夫下之人其所以待於上之人者不過推而薦之也然推而薦之其

亦有取於廉與勤乎如不取之則已如取之則某將自薦於閣下矣然今之所謂廉者曰無賦汙而已所謂勤者曰不以私事廢公事而已古之所謂廉者則曰不苟得而已所謂勤者則曰早夜孜孜於其所事而已閣下將曰汝於此二者安處焉某將對曰某之愚將兼此二者非將兼此二者安敢有意於閣下乎豈有叩魯般之門而不知斤斧之用入王良之厩而不知御策之用乎故小人之於大君子其道雖不同然必有一事近乎君子之所好者然後敢恃而來也雖然豈敢恃也哉其實顛頓狼狽且將老於州縣無

如之何乃自為銜鬻之計也伏惟閣下惻然動心焉譬如一孺子坐於泥塗而烏獲之在傍不過一引手之勞即援而出之也某之亨否決在此舉下情無任
倦倦

同前

某官閣下某不佞某將有告於閣下者不敢詳具蔓辭苟自為游說之具其所以來至誠謁見閣下不以某為狂且怒重罪留頃刻之間使卒其說惶懼惶懼某三衢人也少而苦學長而不得其志乃用蔭為吏凡在州縣間十餘年矣公卿之間無葭莩之親幸而

之舊其性質樸魯鈍不能遽除戚施以為悅媚之容
故在州縣雖十餘年之久卒無所遇者求之於不肖
也蓋亦有由焉爾然此事可為閣下道不可為時人
道也某嘗自計以謂平生所見公卿大夫不可勝計
至於方正長厚公於朝廷鄙薄勢利汲引寒賤未見
有如閣下者捨閣下將安之乎此某之所以不待一
日之雅左右之介而自為銜鬻之計也是亦區區下
吏不敢不以古之道來也然自視所有無足以辱閣
下之知者而小人有犬馬之能願得煩辱後以自試
且下觀其所効何如然後罪之器之某顛頓狼狽且

將老於州縣矣伏惟閣下惻然動心某死罪死罪

上楚州慎郎中書

知郡郎中閣下甚矣人之息不可忘也某嘗居閔中
矣有崔公者時為華州太守某始以文字見焉今日
觀某文明日問人曰子識徐某乎某文曾見否時所
居窮巷與樵採鄰賓至則坐於門外公不以是為陋
儼然辱而臨之又時使人叩門曰無恙乎公貧甚然
所與者源源而來饑而食寒而衣身不勞而親有以
養凡如是者實一年及治任將歸公日子能為我留
乎吾將以子弟學於子某於是為崔公留之愛某之

身而及某之親削已之俸而使某有餘不挾長貴而與某朝夕焉公之思可謂勤矣嗟乎世俗輕佻浮薄今日受人思明日忘之矣某也何人敢自謂獨不然耶然公之思未嘗忘之也思其思欲見其人不見其人見交如見其人嘗聞崔公為興元時閣下為洋州矣其相與情好以至詩酒之娛無如閣下也及崔公改按察即以閣下之才上之朝廷崔公何嘗妄與人哉觀其人閣下之賢可知矣而况講聞盛德之日甚已久矣此某之所以委負薪之役諄諄而來固願掃於閣下之門也惟下執事與之進退謹伺命唯

上提刑邵學士書

提刑學士閣下古者上下相尊用下尊上謂之貴貴用上尊下謂之親賢是故年雖倍其父兄而不敢挾其長貴雖極乎卿相而不敢挾其貴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費惠公小國之君也所師者一人焉所友者一人焉豈惟百乘之家哉豈惟小國之君哉雖大國之君亦有之矣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也蓋不敢不飽也嗟乎古之人何獨有此事今之人何獨不有此事豈今之公卿大夫在乎上者賢而布衣

窮處之士在乎下者皆不賢哉豈今之時與古之時
異者哉是故布衣窮處節操之士寧閉門却掃潛光
遁迹不願與公卿大夫相聞也某嘗恨此事嘗發憤
太息又以謂今之天下雖有如此事而吾未之聞也
前年自閩中來山陽乃見同人說閣下用孫覺為學
官某曰為一州為一軍用人為學官乃常事耳然又
思古之人雖能尊賢愛士而未必能用之今閣下既
能愛其人又能用其人是真公卿大夫尊賢愛士之
實也且閣下以臺員外郎知一軍尚能得其人而用
之使他日閣下為宰相佐天子治天下其得天下之

士而用之宜何如也既而又得閣下與孫覺書一篇
其文皆述安定先生之道某於是又知閣下能知先
生矣嗟乎世之囂囂者尋罅窺隙究虛百端以此言
毀吾先生之道而閣下乃能獨立不顧大明吾先生
之道以尊重其人如此閣下之賢可知矣嗟乎古之
天下如閣下者幾人今之天下如閣下者幾人安定
先生吾師也能知吾師而尊之是猶知吾父而尊之
也知吾師而尊之其徒之心視其人如何此閣下之
道使某言之不足而嗟嘆之也雖其人閉門却掃潛
光遁迹不願與公卿大夫相聞亦不可得也近著六

篇謹授僕人投獻且以為几席之汙如閣下者姑可
矣然後敢自信即盡其所有

代崔刑部與劉易先生書

先生閣下六經皆聖人書而宜所先急者其春秋乎
識春秋之所好惡而敢為非議者否也春秋之義失
之久矣仲尼據魯史筆削一字正褒貶之大法左丘
明作傳固宜附其源奧與聖經相為表裏不當詭意
蔓辭汨亂聖人之文以為富豔之具公穀二氏雖矯
此弊而悖聖人亦多矣杜預作注又據左氏說附贅
經下其意欲專守左氏簡去二傳其不憚煩已甚矣

何休范甯自謂有志於春秋而休之學恠妄不經特
甚王仲淹以為春秋之失自歆向何必自歆向自丘
明始之也噫春秋者賞罰之權衡也仲尼之志盡在
春秋不宜使之昧昧如此必有張而明之者非先生
而誰願先生發憤一道使諸生執經座下以就其學
是先生之道與天下共之也不識能之否乎謹伺命
唯

上楚州太守書

某官下執事古之人未嘗不下士也雖其內有不合
亦且陽陽淳道而與之况其道無所不同哉今之人

不下士久矣至有不交一言而擲其人其意豈不曰
我尊官也爾賤士也吾何為之屈哉挾長而見挾貴
而見以為是適然耳嗟乎士雖窮賤亦何能遽蔭戚
施以為邪枉之道乎下士則進不下士則不敢進也
閣下既下車者幾日矣治某事言某言山陽之人傾
耳而聽喜而相告而况至於某之輩哉某閩中人也
其嘗任涇州非閣下乎及閣下為泗州而某已居山
陽矣是以二州之政耳聞而口誦之其為日已久矣
豈有盛德如此而布衣之士不得進於門下哉此某
之所以獨知其進而不知所以自量也其亦可使得

見否乎謹伺命唯

代汪主簿上田提刑

提刑學士下執事前某既上書惶懼不知所為待罪
累日不敢以已願復自畢其說惟閣下并容廣覽不
以某為狂且恕重罪而少加憐焉某無狀為簿尉官
者實兩任凡十餘年年且老未嘗一遇知己今乃不
圖天與之幸而外臺王公者不知某不肖嘗語人曰
汪某者可謂廉且勤矣即以不肖薦之朝廷而兵部
馬公者亦以為然又從而舉之然某自到官已逾二
年更數月且將罷去而舉主數實未足當此之時不

能決然自奮不肖之軀而忝竊閣下一顧是齷齪自
棄也某雖無狀幸為閣下之吏事閣下之日不為不
久顧其心豈不有異於閣下耶捨閣下其將安之手
重念某生而鄙樸實自知無它技徒能以謹廉修潔
自持自歷官以來雖無尺寸之效亦未嘗有毫髮之
過惟閣下憫其窮且老惻然動心而與之亨道焉某
雖不肖願以犬馬之勞仰酬閣下大恩之萬一惟閣
下憐之無使區區賤吏老於一簿尉而已也日暮之
人其心狼狽言意迫切唐突威尊某死罪死罪

代人請見書

某官閣下是非者天下之大公也某人某事是議者
必是之矣某人某事非議者必非之矣是亦不徒然
而然也挾利害於其間阿其所好惡而然也至於識
者則不然某人某人吾父兄之黨也吾之所嘗好也
今有某事其事不善則將是之乎非之乎縱其口不
欲言其心亦非之矣某人某人非吾父兄之黨也吾
未嘗好之也今有某事其事善則將是之乎非之乎
縱其口不欲言其心亦是之也而况不挾其利害不
阿其所好惡而不徇其情者哉然則閣下之行事某
歲之膏中而又誦之於口日已久矣不如是是瞽於

見贖於聽冥於善惡與世俗之混混也故某之來見
閣下與他人不同非苟見於閣下也閣下其亦將苟
見於某乎賜之坐與之語由外迹以求其心如何

代人上省判將工部書

省判工部下執事天下泉貨軍國大計此非三司之
任乎故其使必擇天下能者而又擇能者以為之佐
今聞朝廷用閣下宜矣此固吾君吾相且將大任閣
下之階也甚休甚休老人之子某者為濠梁掾某不
見此子者逾年矣即嘗以此意叩於下執事且欲其
假一事而來也一日有來報者曰濠梁掾來矣某笑

且問曰信然否既而果吾子也入門而聞其聲上堂
而視其面老人之喜其有大於此者乎嗟乎人之情
莫親於父子父之年且九十而久不見其子子久不
見其父此其心宜何如耶而閣下能使見之矣其息
之大小輕重宜何如而報也此古人所以感息而出
涕也前日聞閣下拜嘉即聞使節不可以久留皤然
之叟甚欲一造節下以拜閣下見謝萬一而某之軀
老甚殊不可以筋力為禮用是不果此實老人之私
恨也惟閣下顧上意自壽以繫中外之望以永膺無
窮之慶此老人惓惓也

上趙殿院書

月日鄉貢進士徐積以兩耳病聾不敢走伏節下謹再拜授僕人獻書運使殿院下執事前年嘗為臺官者非閣下乎積思閣下之日久矣雖病聾數年亦未肯自廢身居布衣而志在朝廷聞天下有一利未嘗不欲興之聞天下有一害未嘗不欲去之今有四事不敢與衆人私議謹與下執事公論之其一曰明經不宜拘注疏其二曰經分大小其三曰二年一開科場不便其四曰尊經抑進士何謂明經不宜拘注疏去年朝廷復置明經科議論者皆謂此科廢來已久

朝廷能復之是復古也於是窮經者與窮經者相告未窮經者與未窮經者相告而窮經者日益窮經未窮經者皆思窮經議論者以謂此科行之十年古人之學可以復而雕虫篆刻之學可以廢也此豈非天下之福哉豈非萬世之福哉今年乃見所謂明經條制其對墨義帖經對大義對策分為八場先四場對墨義帖經後四場對大義對策其對墨義兼全引注文其對大義亦具注疏本意此固朝廷欲求該博實學之一道也然議論者皆謂此制與朝廷建明經本意不同朝廷本意其大畧蓋患學者之失文浮而少實

雖或口誦其文而心昧其義故特建明經科使夫樸
茂之倫得以發摠其蘊今乃拘以注疏之說則是朝
廷不貴明聖人經義貴記誦注疏而已且學者窮經
必先熟誦本經然後觀注疏若注疏之說是則取之
若注疏之說不是雖一字不取至如窮春秋必先熟
誦春秋經然後觀左氏觀公羊氏觀穀梁氏若左氏
之說是則取左氏若公羊之說是則取公羊氏若穀
梁之說是則取穀梁氏若三傳俱不是則俱不取傳
且不取而况於注乎而况於疏乎蓋注出於傳疏出
於注也然大凡注疏雖多失少得若其說不至迂繁

學者欲應此科亦須勉強而記誦之今按一經之內
積文下注有倍於本文者有數倍於本文者有十倍
於本文者又有倍於本文而不可勝計者而數不與
焉使學者如何而記誦之然而必不得已積日累月
劬劬勞勞雖無用之說百千萬億亦可記誦但恐學
者勞而無功博而寡要非英儒之學腐儒之學也自
非有為之士則不肯窮經則不肯拘注疏朝廷必欲
使之拘注疏則自有諸科今既建所謂明經科則不
宜拘以注疏若必拘以注疏雖其人負孟子之道韓
退之之文亦恐無能此科矣且朝廷建此科必欲人

應之也今諸科舉人雖能唇腐齒爛記誦注疏之說至精至熟然而並不知經義窮經之士但明聖人之道而不能記誦注疏則此科將使何人應之哉則是朝廷有復明經之名而無復明經之實也謹按漢之學者皆能精通一經其時固未有注疏其所謂精通者或得之於心或得之於師精通聖人經義也故其所學如此者於行事如何其列於史傳其見於後世如何以此論之責其通不責其實貴其要不貴其多蓋精者不博博者不精此事之常也至於商農之業百工賤技皆如此也唐之啖趙陸淳此三人者可謂

明經矣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矣然而解春秋多不取三傳而解已意而况於注疏之說乎故後之學春秋者必自啖趙始此皆前世窮經已然之効也自唐虞以來簡策所載天下治亂之本未嘗不繫取士之得失也而士之所學繫上之教何如爾以此觀之朝廷固當養育天下英才使之不為腐儒之計也且朝廷亦嘗置說書科亦何嘗拘以注疏故近年多得其人為朝廷計者莫若取說書科條制仍以朝廷建明經本議再詳酌而行之以塞天下之望以網羅天下之英傑以為萬世不刊之法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此

一事也何謂經分大小近降明經條制毛詩為中經
周易為小經議論者以謂毛詩恐不宜為中經宜列
為大經周易若據字數誠合為小經若據經義得列
為大經又曰聖人之經不必分大小其三傳春秋亦
不宜各置科只宜特置春秋科使引三傳解之而附
以已說今置科若以春秋為名別是尊經之義也若
以某氏傳某氏傳為名則近乎棄經任傳之義也故
董仲舒守公羊劉向守穀梁歆守左氏此三人者於
春秋各守一傳故不能大明春秋之道此先儒之弊
也其孝經論語此二者聖人言之書恐不宜為帖

經孟子醇乎醇者也此三者並宜附於易科爾雅多
識鳥獸草木之名宜附於毛詩科諸所附者皆問大
義謹按帖經所起蓋自唐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
遂奏明經加帖甚非古也積亦嘗應進士舉其帖經
墨義但互相傳寫一本爾科場之內有同兒戲何益
於事哉其帖經不若罷之此二事也何謂二年一開
科場不便積常行陝西道中親見西川舉人多是徒
步或自提挈或十數人共顧一僕役其甚者破產業
而未及至半路或滯霖潦或不幸而有疾病故有不
得應舉而歸者雖應得一舉亦受盡艱險今又二年

一開科場則其遠方孤寒益受其弊也然又有大不可者今之為進士者多是不肯治經但於經史之內摘拾題目及賦中要用事迹其甚者只是記誦近年詞賦策論及諸家類題以為苟進之計今又二年一開科場宜乎學者尤不暇治經尤為苟簡之計以此論之且宜仍舊四年一開科場或三年一開若三年一開科場亦宜於轉運司類試積夙聞朝廷亦嘗議轉運司類試今誠能如此以一路州府軍監解額定為轉運司解額使天下舉人只就本路轉運司試不惟便於遠方孤寒夫下舉人皆便也而又可以革寄

應之弊也且天下舉人所以多就開封府寄應者亦無他蓋為本土解額人數少今天下解額又減其半則是開封寄應者益多而舉人之冒法者愈甚也今若轉運司類試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其福建一路舉人最多故倍於他路只宜各在本州試圖天下之便者不必同也拘一路者必妨天下也此三事也何謂尊明經抑進士近降明經條制其十通者乃得比進士第一甲今進士及第自三人已前便得大郡通判只是一賦之功其息例在明經之上恐非朝廷尊經重道勸天下

之本意也謹按明經所學與進士所學浮實大不同其進士息例宜乎殺於明經當此之時正宜尊明經抑進士凡此四事實關天下大利害固學者之所宜究也古聖人之為君古賢人之為臣雖愚夫愚婦芻蕘賤人之言未嘗不取而行之未嘗私己之好惡而妨天下之公也至於後世則不然雖有可用之謀可行之議惡其策不從已出徃徃沮而不行但欲行己之謀售己之說惡其議之異於己者此皆不公於朝廷不顧天下利害也然而豈能掩天下之公議哉豈能掩萬世之公議哉徒自大其非耳今閣下為朝廷

耳目之官所言所行者當思至公之道則積之所言合天下之公言願閣下早為之所幸甚

代慎秀才上陸學士書

學士下執事前日不幸至於太故先人棄諸孤諸孤苟假視息以畢大事今葬有期宜有銘以銘之不得則無以掩諸幽此諸孤所以泣血相告皇皇如也然前人之銘其行事可信與否未嘗不繫其作者何如爾故觀銘者必先觀其文果誰乎苟其人也必從而曰某銘某之所作也其所銘者可信矣苟非其人必從而曰某銘某之所作也其所銘者未足信矣如此

則與不銘何異是不可不重也嗚呼以今世之文而能取信於後世者非閣下誰乎先人自歷官凡九任積四十年餘其相識者不可勝計至於平生與諸孤之言其所切嘆服者閣下而已今先人不幸至於大故其不肖嗣無以為先人之光故必將圖閣下之文以圖先人之不朽焉惟閣下哀憐而與之無使諸孤失其本心其行狀輒用致於下執事諸孤惟以圖先人之不朽而不復自量也某死罪

與廉公望薦王秀才書

廉君公望足下士蓋有不待相見而相知者積於足

下是也積固不敢以時輩相期以古之道期於足下焉顧足下待積之意何如爾瑯琊王君彥升者積與之無頃刻之舊與之往還之日亦未甚久然知其人博學能屬文事親孝事長順與人交和而有禮完然不見其缺可謂善士矣然其人貧甚其家七八口無為資環堵之中狼狽萬狀今乃以至易其所用器物而苟以為須臾之計然器用且盡大寒將至菽粟不足於其口繒纊不完於其膚使其人一身獨如此而已可也然其人有老母既抱羈旅之恨而又戚戚窘乏如此為王彥升者宜何如哉彼口雖不言顧其心

豈不有待於人乎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况吾鄉
黨豈無仁人義士乎在夫有為者唱之而已也積所
以其心惓惓將有異於足下也惟足下深有意於王
君使王君有以悅其親顧不美乎王君有老母積亦
有老母愛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賤貧無可為之資故
將欲有所為而莫之能為甚於齷齪而所為者不能
不慊於其心若將餒者焉自不能已乃用告於左右

與吳待制書

安撫待制下執事今天下士籍籍論述閣下行事謂
閣下之才無施而不可閣下之處一邑也一邑得其

賜金壇是也閣下之處一州也一州得其賜池陽是
也閣下居言責之地則侃然正色不畏強禦使夫姦
欺汙漫之輩魂喪氣沮不得以肆其欲而朝廷賴之
以寧臺諫是也閣下用之於繁劇則齊敏辨察有不
可學之明智足以辨事而有餘而輔之以仁術非若
俗吏特一心計小數覘覘而已也此軍國大計所以
不勞而成吏服其神明而愛其惠民吟咏而驩樂之
三司是也但未見閣下為宰相爾使閣下為宰相佐
天子治天下其設施注措本末先後固閣下之所存
而天下之所望也學者之所樂道之也今者閣下將

天子之命當一面之寄歛天下之澤而萃之於一方
閣下豈不優為之哉朝廷無南顧之憂矣伏惟閣下
自重

代李駐泊與許職方啓

茲者假媒妁之辭謀婚姻之好屈中臺之貴族顧右
列之單宗幸自不遺慚非所偶恭惟某官文登英毅
秩處名曹策足要津有聲當世紫泥鳳詔宜優異等
之才青雲鵬霄已有雄飛之勢某早聆大望晚拜温
儀不謂寒門得依高眷萬萬之意豈任其私

代人回報啓

近者偶以單宗輒攀令族雖金蘭之展契愧珠玉之
異芳豈謂媒妁見臨緘滕為貺禮逾情過媿與幸深
且承納幣之期仍諭共牢之夕棋榛為贄敢忘受室
之儀擊於修容已謹從人之戒所承嘉命敢不奉從
惓惓之私指叙奚罄

代李駐泊上李客省啓

伏念自遙大旆深跂高風嘗聞拜命之嘉殊乏賁緘
之便敢圖盛德尚齒同僚屈已之尊以書為賜禮逾
情過愧與幸深且承休福之來密有神靈之相恭以
某官稟川嶽之秀兼文武之全丁虞朝日月之華蘊

卻帥詩書之畧永惟全德尚屈遠圖宜在將壇以光
賢業

代慎駕部上南京劉相公啓

伏念錄錄賤官庸庸近器早緣大幸嘗側下塵雖霄
壤之路殊而犬馬之心在仰惟百神陰相諸福來宜
恭以某官天昴儲糧嶽嵩孕粹凜凜國器堂堂棟臣
當千載之盛時為一代之名相蓋均勞逸乃重藩宣
民思霖雨之恩帝輟股肱之重方今勵精而治側席
以求固已詳延於衆賢必將圖任於舊德入持台柄
永贊陶鈞足以措時重雍致君高拱博觀衆議寔在

元勳

代人與壽春令啓

向從吏役俄終戍期既旋弊廬即聞受署恨無勁翮
徃揖高風邈若胡秦之遙徒積參商之嘆握筆持簡
難形仰止之私慎寢重興以永大來之吉

代人與濠州郭右司啓

伏念早聆高風吾黨末由而跋慕晚緣大幸兕曹乃
預於使令敢貢私書仰塵下執惟百神之陰相有諸
福之來宜恭以某官以才德之高都縉紳之右雄文
賁若奇操凜然中外之試已煩朝廷之望彌峻一麾

出守聊屈於遠圖三節以趨即膺於顯數

代李駐泊與沂州石比部啓

伏念睽違未幾企仰惟多時迂赤牘之來如受兼金之貺禮逾情過媿與幸深惟明神之所扶有諸福之來萃恭惟某官全才挺特治具該詳對休盛時蔚有能譽左符篆竹已交政於黃堂五馬朱輪即班春於綠野敢祈自重以永大來其在惓惓何以涯罄

與寶玉大師啓

某啓失問逾月不審安否屬者王公大師及諸上人即墓次親啓法席內盡其誠外豐諸物環墓數十即

神座而祝之自昏及旦其事大周德意可以格神義心足以感物見者莫不悅聞者至於歔嗟况其區區之心乎恭惟屬者之事實及吾母予冥魂於黃泉慰哀惡於白日盖古人之所未行後世之所難有可謂不世之高義也某雖甚庸不敢以言報然牽母子之愛欲報之知實未義所措惟是藏之於心死而後已區區之言何足盡意輒因問啓居少布從者感涕不知所云謹啓不次某啓上

代池倅慎駕部與太守先狀

茲者代戍而東趨治之下顧惟江境已在使封未瞻

羅戟之門已預歌襦之列行賚板刻前造賓階其在
欣愉何以涯罄

代慎郎中遺表

臣某昨奉勅差知海州軍州事於楚州待闕至嘉祐
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偶染沉疴醫藥不效奄奄之息
指長夜以將歸冥冥之鬼戀明時而莫追尚留寸晷
以罄哀誠仰期帝澤之沛然俯及天民之窮者中謝
伏念臣早緣蔭藉遂忝榮階白首即曹敢嘆逢時之
晚朱輪州將屢玷出麾之權固嘗驅策駑才砥礪臣
節老而愈固知無不為未嘗以階下之法而害善良

未嘗以階下之刑而私喜怒雖自無卓犖之効以希
古人亦嘗著涓埃之微仰毗盛旦方且沐浴膏盲鼓
舞聖時願倍壽域之民永荷仁天之覆不謂自招疾
疾遂至膏盲嗟六尺之軀將隨土水之化望九重之
闕永辭鴛鴦之行重念臣自束髮以來逮事兩朝歷
官十任死之將至家無遺財老幼嗷嗷二十餘口兩
女未嫁四男白丁其長男宗傑凡三應進士舉頗服
膺為儒敢希仕子之榮庶竊代耕之祿伏望尊號皇
帝陛下待迂聖寬曲軫眷慈俯天光而燭幽大息波
之延世如是則為箕不墜轉壑無虞生者蒙再造之

息死者有無窮之感意迫情切言與涕俱臣無任所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附載

楚州教授廳題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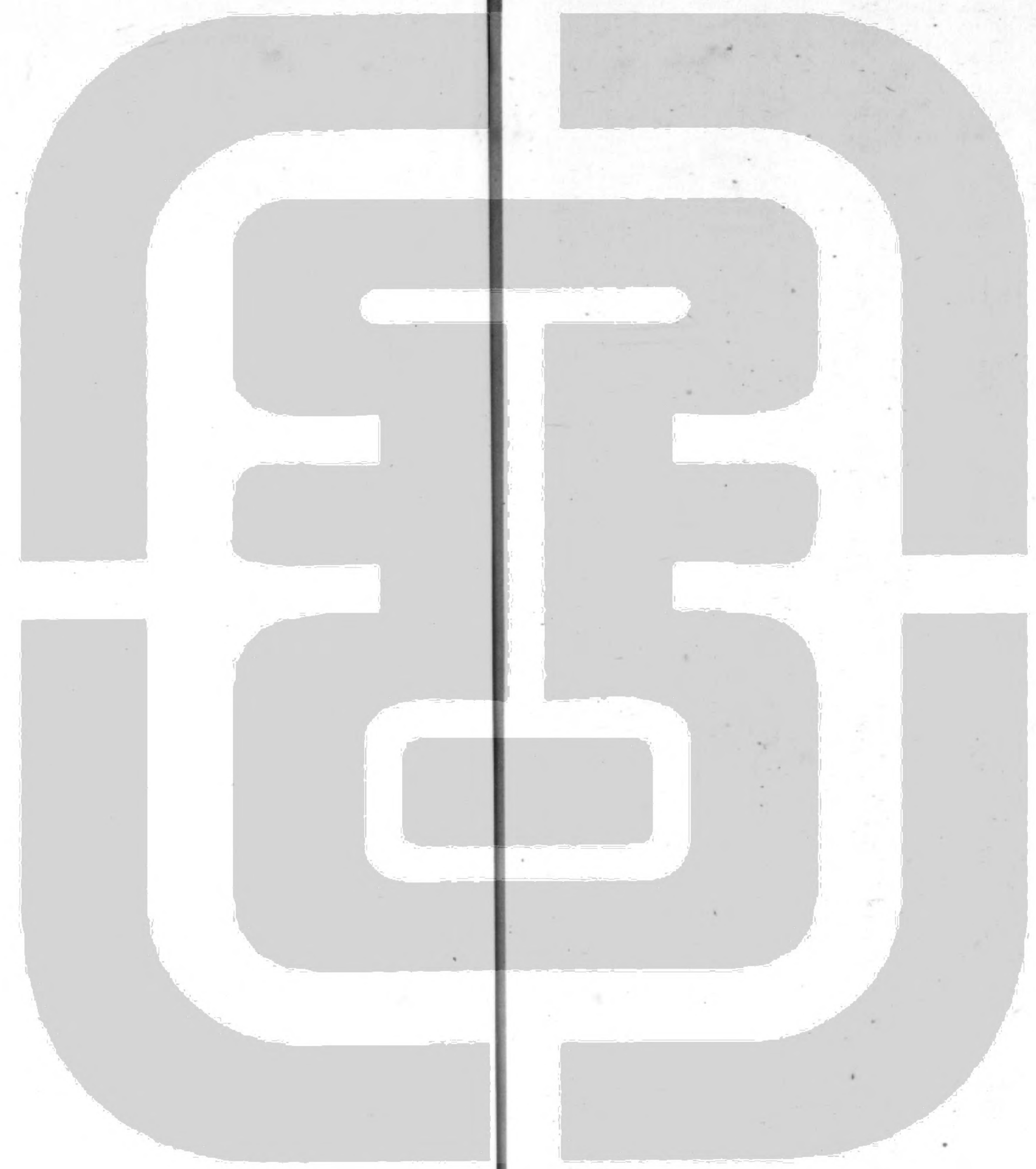
楚州教官題名有記為節孝先生徐公作也教授楚
學官而記為徐公作記官之所繇始也何始乎徐公
前乎此無學官徐公之德足以化其邦之人朝廷因
命以教焉故善其始於徐公也公名積字仲車而節
孝者朝廷賜謚以旌公之德者也公之事親怡怡劬
劬旨甘之出必自其躬親既歿設像如生飲食焉必
手進匱盥焉如聞其漱濯衣衾焉如適其燠寒定省
焉如見其起居也蓋終其身焉其為學無所不綜而

一出於正曰正者所以存吾誠也正則無往而不為善其文章紆餘闕偉而奔放其氣渾然其為詩瓌麗奇逸端緒若可尋索卒然失之一時儒宗巨人眉山蘇公軾豫章黃公庭堅鄒公浩陳公瓘皆與公文字相應答不敢以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四方學者尊其道以先生稱之而楚人獨曰吾仲車先生也先生舉進士中治平四年第既仕而不忍去其親郡守禮請教其鄉之人國朝之制教授或置或否視養士何如楚建學始於景祐二年養士數少不專置學官元豐末朝廷以此邦之人化先生之德也久因其攝即

命為真歷元祐紹聖以迄崇寧四任十五年不易代先生既老且病致其任因除張康仲代焉自此除代不絕二十五年間相繼凡九人今天下養士不登額而特置教授員惟楚學為然者繇先生也先生之德足以化其鄉其歿道足以傳其後教授江夏黃君與權繼先生於二十五年之後其嗜學若渴其好賢若揭謂鉅野李邴曰事久且昧若何願得文記其事邴曰學有祠祠有記鄉老有詩墓有表史有錄為先生傳者不既詳乎凡官於此者務廣先生之道以教學者使學必探其源行必端其誠也凡學於此者務率

師教而慕法乎先生入相詔於家出相礪於鄉也此
邦之士其興起為何如是與先生為不朽也又何急
於記黃君曰雖然事不可不謹始也將使後來有攷
焉且必得公文字為記者楚人之志也乃書其壁記
建官之所自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二日鉅野李邴記

節孝徐先生搢紳推重久矣以文章節行冠千淮楚
與之游者皆名公巨人而先生耳聵仕官不顯終學
官講聖人之道於是江淮風俗數十年間稍稍復古
名士間出有致身公卿者由先生化之也萃備員山
陽一日我賢太守王直閣歎先生節行雖立而文章
泯墜訪之子孫得遺稿數萬言命萃董之鏤版以廣
其傳萃視太守屬吏且門生故不得而辭敢不夙夜
在公服膺斯文仰副賢守欲托先生之道化斯民於
醇厚之域耶凡十旬以畢其事紹興戊辰上元日謹
跋



卷之三